

「三克油」

「三克油」本是thank you的普通話諧音。一位財經傳媒同行將寫文章的秘訣歸結為「三克油」。有了資料素材之後，再適當添加上幾句哈耶克、德魯克、馬斯克的故事、名言，撒點鹽、雞精，也就差不多可以色香味俱全地上桌，以饗讀者了。

於是，經濟學家哈耶克、管理學家德魯克，再加上那位地上跑汽車、天上射火箭的企業家馬斯克，就成為御用的「三克油」了。

至於為什麼加「三克油」，也有個講究。孔孟的那些「子曰」，知道的人太多，就連馬斯克都知道個「煮豆燃豆其」，寫文章萬一引用不當，容易露餡。而對於「三克油」們，畢竟知道的人少。所以，咱們本國的孔子、孟子，就不如哈子、德子這些洋和尚的經管用。

這辦法本也不錯。治大國若烹小鮮。而「文章乃經國之大事，不朽之偉業也」，原本也是油鹽醬醋、蔥薑蒜韭不可缺少的。但這要根據不同的食材，控制好用量，掌握好火候，運用得當，提味增鮮，激活食材本身的風味，才能入口。

所以，這「三克油」看似有些八股，但其技巧也實在不是容易的。

而很多文章，習慣於「掉書袋」，就像孔乙己說話，「教人半懂不懂的」。不管有用沒用，需不需要，開篇劈頭蓋臉就淋上一勺「百年老湯」。還嫌「三克油」不夠香濃，七克、八克地將普朗克、巴爾扎克、馬克·吐溫、克勞塞維茨都倒進鍋裏，這就油膩膩的難以下口了。不僅起不到升華文章、啟迪讀者的作用，反而攪和得一團亂麻。這樣的文章，「吃」時難以下嚥，「吃」下去消化不良，最後忍不住出而「哇」之。

當然，有時間和精力的話，還是應該多讀讀原汁原味的哈耶克們，給自己增加些深度的營養。這樣，面對那些浮躁膚淺的「油膩雞湯」，才能更好地「避坑」。



長安的荔枝

被粉絲昵稱為「親王」的馬伯庸，他筆下的故事總有一種特別的魅力。從《風起隴西》到《三國機密》再到此前被改編成影視作品而大火的《長安十二時辰》，都能在離讀者現實生活很遙遠的歷史上，切開一個小口，讓讀者沉浸其中……

剛剛看完他的新作《長安的荔枝》，不同的故事，同樣的沉浸。馬伯庸將豐富的歷史知識，化成作品中無處不在的細節——寫午餐，他寫「這午餐也未免太豐盛了，嫩羊尾、酸棗糕、蒸藕玉井飯，居然還有一盤切好的魚鱠，旁邊攔着橘皮和熟栗子肉搗成的金齋蘸料。」和《長安十二時辰》一樣，每一處這樣的細節，都令書中的世界多了一份堅實，多了一份韻味。字裏行間透出的，是貨真價實的「古早味」。

《長安的荔枝》主人公是個九品小吏，陰差陽錯之間成為了為皇帝坐鎮嶺南運送鮮荔枝的「荔枝使」。看似一步登天，但荔枝只消

四五日便會開始腐爛變質，嶺南和長安之間相隔千里，這看似光耀門楣的任務，因為「荔枝」前的一個「鮮」字，變成了有去無回的必死之路。他這才明白，為何此前同事都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也明白為何上司請他吃了一頓有這有那還有蘸料，明顯「太豐盛」的午餐。

雖然書中馬伯庸不斷用各種細節提醒讀者：「現在你看到的這個故事，發生在唐朝天寶年間。」但因為其中那些不受時代所限的人性，始終讓我覺得，故事就發生在身邊，故事的主人公不但可能是我身邊的某個人，更有可能就是我自己。故事中的「荔枝使」像不像如今職場上，突然被交付了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的你？《長安的荔枝》雖然不是真實的歷史，但一樣可以「以史為鏡」。



滑蛋三文治

是滑蛋三文治的出現，拯救了麵包火腿這一片貧瘠的沙漠，可謂是「早晨見陽光，午後心飄盪」。眼看着大大一份「卡路里炸彈」，卻能心不顫腿不抖，依舊狠狠咬一口，死活不撒手。

最早知道這「創意」，還是instagram上韓國「歐尼」們的攝影炫技。我心中疑惑：「什麼時候，三文治也能這麼漂亮了？」厚厚的多士散發着烘烤過的聖光，夾着一大「坨」嫩黃嫩黃的炒蛋，隱約還能看見其他配料的身影。有的帶着青菜纖維的驕傲，有的扛起蛋白質的高潮，最後撒上芝麻、海苔碎，亭亭玉立在包裝盒裏，嬌羞露出半張臉，是鐵了心要人跟自制力「同歸於盡」啊！

但，最「可怕」的還不是它的顏值，而是吃下去後，自己心跳的聲音。

我第一次吃滑蛋三文治，就徹底被它征服了。奶味十足的北海道多士先脆後軟，帶着吹彈可破的炒滑蛋，跟火腿一起「前後夾擊」，打得我沒一點還擊之力。本就鬆軟鮮嫩的口感，吃到甜處竟還有一片融化的芝士，好不容易收住的慾望一下子就湧出來了，繼續埋頭大嚼——絕對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裹着韓式甜辣醬的滑蛋在生菜葉的包裹下發出「嘩啦、嘩啦」的聲音，就像邁向聖誕快樂的腳步。這樣看來，火腿恐怕是唯一克制的存在，眯着眼，全看其他人表演。於是再度挑戰底線，讓我一邊吃一邊恨恨地看着老闆，這哪裏是什麼老實人，明明就是奸商！再瞞一下菜單，除了火腿，還有燒牛肉、蟹柳、牛油果、蝦仁……每一拳都直擊痛點。別說還沒有餓到失去理智的我，真的難以想像一個飢腸轆轆的人，會被它操控到什麼地步！

看來，人類從來都不是怕熱量，而是怕不夠優美的熱量。一旦它們統統改頭換面，以一種華貴從容的形式出現，我們就再也抵抗不住了。



「靈境」談

「元宇宙」是不是風口現在還講不清楚，但股風是颶起來了。風力所及，把已有些沉寂的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也吹了起來。有意思的是，這一輪大風裏，出現了一個小插曲，就是VR的翻譯。

Virtual reality目前普遍接受的譯法是「虛擬現實」。然而，最近有人找出科學家錢學森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信件，發現早在幾十年前，錢先生已經給「虛擬現實」提供了一種更加優雅的譯法：「靈境」。

我讀了網友發布的錢先生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八年期間的幾封信，感到錢先生選擇「靈境」一詞是經過反覆推敲斟酌的。在一封信中，他提到，virtual reality

是指用科學技術向接受的人輸送視覺的、聽覺的、觸覺的以至嗅覺的信息，使接受者感知如親身臨境。這個詞可以譯為「人為景境」或「靈境」。又表示，他更喜歡「靈境」，因為「中國味特濃」。在另一封信中，他還專門辨析說明，用「靈境」而不是「臨境」，是為了突出這個境是「虛」的。

在中國文化中，「靈境」可以指宗教勝地。頤和園原有一片「須彌靈境」建築群，可惜毀於英法聯軍之手。此外，「靈境」也可以表示某種藝術境界。美學家宗白華先生把中國藝術對意境的創構分為三個層次，「直觀感相的模寫，活躍生命的傳達，最高靈境的啟示」，靈境是一種高級的意境。他引用古人的話「卒讀之而皎

改編不了的小說

電影《第一爐香》的導演許鞍華是我喜歡、尊敬的；編劇、攝影、美指、音樂等主創亦都是有頭有臉的藝術家，但投資一點五億人民幣的電影只收回六千多萬。不叫座？叫個「好」也行啊，可惜也不大叫好。

觀眾到影院，除極少人是為向偶像膜拜，或琢磨哲理，大多數人是為了從影片中得到情感宣洩，希望歡喜一場，緊張一場，濫發一場同情心，為人物的命運下一場淚。受眾無一可擺脫接受藝術的這種規律，雖然他們進場前從未清晰意識到這一點。

兩個多小時的《第一爐香》，沒有一個人物值得觀眾喜愛、擔心、同情、下

淚、遺憾、嘲諷、厭惡、憎恨，觀眾找不到一個可宣洩情感的熱點，全程都在看富人與聚會的顯擺氛圍，看人與人之間心思的猜疑、互懟、較量。這倒應合了張愛玲一貫冷冷看人生的姿態。

坦白說，張愛玲的小說中並未有，或說很少有同情心，主題大都離不開她令人頭麻的一句冷語：「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子，上面爬滿了虱子。」她的小說極少甚至沒有暖人的溫度與希望，有的是她來自原生家庭對人與人生的失望，偏執的孤傲感，稀缺的憐憫心。她小說的黑暗人性、陰冷心理及晦澀氛圍，成功地代言了某種人生。她的成功是通過個性化、富有才華的文字系統實現的。

反叛與更年

友人曾經問過：「見你經常在專欄和社交媒體講述你和兒子的生活狀況，你倆一定父慈子孝、情深似海……」我大部分時候都會回答：「你們看到的相片，都是拍攝幾十張之後選出最美麗的幾張才上載的；你們讀到的故事，都是比較值得紀念的趣事，還有太多不為人道的背後辛酸呢。」說是辛酸，也不盡然。倘若廚房沒有酸甜苦辣不同調味料，又怎能烹調美味可口的各式食品？

兒子看電視、玩手機，耳濡目染，不可能不接觸到社會狀態和各類資訊。有些假期的日子，我會與兒子同床而睡。他不知在什麼途徑學到以嘴巴發出一些怪聲，整晚在床上怪叫不停。我幾次認真地告

誡他停止，他卻不加理會；我本想對他不瞅不睬，但他卻變本加厲。氣極之下，我將枕頭扔過去後走出睡房，他在床上大叫：「我要找警察！」他那原本仍未進睡房的媽媽到來調解：「你要警察捉了爸爸，以後誰人帶你去遊玩？誰人陪你去粵劇訓練班？誰人……」兒子好像沒聲沒氣了。

大部分有小孩子的家庭，父母通常都要分工合作，一個充當「好人」，另一個則充當「惡人」。這種方法有時奏效，但也未必能夠成為法寶。小孩子的成長自有其法則，就像野外的大樹，氣根與枝桠都會四處伸展，不為環境限制。這時候，我知自己只有盡力忍耐，先讓太太出面以

雅宴畫中的音樂會

剛剛過去的十二月五號是不朽古典音樂「神童」、曠世奇才莫扎特逝世二百三十周年紀念日。今年極其特殊，年初一月二十七日還是他誕辰二百六十五周年冥壽。所以在年初推薦了多張莫扎特專輯之後，年末繼續。本周所分享的唱片屬於英國倫敦唱片公司於一九七四年在日本發行的「New Very Best Classic」系列，收錄了奧地利指揮家威利·博斯科夫斯基執棒特最為家喻戶曉的《一首小夜曲》（K.525，《G大調弦樂小夜曲》）、《六首德國舞曲》中的第五號《金絲雀》（K.600）、《四

首德國舞曲》中的第三號《手搖風琴的人》（K.602）、《三首德國舞曲》中的第二和三號《駕雪橇》（K.605），以及《音樂玩笑》（K.522）。唱片封面選擇的是法國畫家安東·華托《在酒神狄俄尼索斯雕像前演奏音樂的雅宴畫》（又名《音樂會》）。

作為一幅具有華托典型「雅宴畫」特徵的作品，《音樂會》呈現了兩組衣着華麗的法國男女在風景如畫的郊外休憩的場景。左側茂密的樹林和右側空曠的遠景形成畫面「左密右疏」的協調布局，而正中央右腳踩轆、手持魯特琴正在調弦的盛裝樂手無疑吸引了所有觀者的



目光。面對他坐着的少女正手捧樂譜翻閱，身旁的二男一女也盯着她手中的曲譜，其中左側的紅帽男子手中還拿着小提琴。結合前景靠在欄上的大提琴，一場小型協奏曲音樂會或即將上演，或是演出間歇選曲。大提琴旁邊坐着兩個孩童，其中年幼的正置身事外地和小狗玩耍。畫面右側的中景處還有另一組

駐足，待我走過時，她小聲說：「老師，牆上的畫，你喜歡嗎？」我一抬眼，一幅水彩畫掛在牆上，向日葵在陽光下黃燦燦的，一個小女孩臉上掛着童真的笑容。落款處是小鈴的名字。「當然喜歡。」我笑着告訴她。

上周，我生病入院，校長帶着學生們的慰問卡到病房看我。小鈴將那幅畫「移」到了卡片上，並且讓班裏的同學都在上面寫了留言。昨天午後，我收到了姐弟倆的來信。小霖說：「您的課讓我更樂意走出去見識新事物，觀察大自然的饋贈。」小鈴說：「我想您應該也

皎明月，仙仙白雲，鴻雁高翔，墜葉如雨，不知其何以沖然而澹，條然而遠也。」指出這就是「靈境」。他還認為，西方的象徵主義、表現主義、後期印象派，這些藝術流派的旨趣也屬於靈境的層次。

文字會產生聯想。在景教文獻中，耶穌曾被譯作「移鼠」，被後世研究者批評選字不當。與「虛擬現實」硬朗的直譯風相比，「靈境」更有浪漫氣息。而且它把重點放在主體的感受，或許更符合虛擬技術的深層内核。無怪乎網友讀了錢先生的信後紛紛感慨那一代科學家的浪漫。



《第一爐香》的小說，言情狀物、心理活動及氛圍描述，都常見張愛玲式的詞句，但這些都難以改用鏡頭敘述。

我覺得並非任何好小說都能改編成好電影。以文體見長的小說，改編成電影後多失去了原小說由文字造出的魅力。張愛玲小說改編的電影，儘管出盡了財力與人馬，卻依然難以討好，就因她的小說真是由文字構思，而非由鏡頭敘述的。能改成電影的，多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小說。



「懷柔手法」處理，全家人便可冷靜下來。

「兒子是反叛期，你是更年期。」翌日早上太太給我發訊息。我沒有深究自己到底是否更年期，但我卻好像明白到我的父親當年為何會經常氣結。家長與子女都要學習共處之道，就像世界各國都要互相尊重，求同存異。接受太太的訊息之後，兒子在上學前像嬰兒般撲向我懷裏說：「對不起，我錯了。」眼裏卻流露出一般狡猾的神態，背起書包出門上學去了。



成雙入對、打情罵俏的男女，似乎與這場小型音樂會無關。而在左側林中的縫隙處，希臘神話中代表狂歡與放蕩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大理石胸像格外醒目。雕像直面着眼前這些世俗男女，也影射這些年輕人在當時路易十四逝世後面對巴黎混亂的時局活在當下的生活狀態。畫作輕鬆愜意的音樂主題與專輯收錄的多首莫扎特歡愉舞曲及嬉遊曲《音樂玩笑》「應時對景」。

（「碟中畫」《莫扎特選集》／《音樂會》）



喜歡手寫的信吧。」並在信紙上畫了一個斑斕的太陽。

姐弟來信讓我感慨良深，語文教育一定不能局限於語言和文學，還包括德育和美育。如果說，教育要喚起人的想像力和探索熱情，那麼我想從這兩個孩子身上，我看到了意義和希望。

